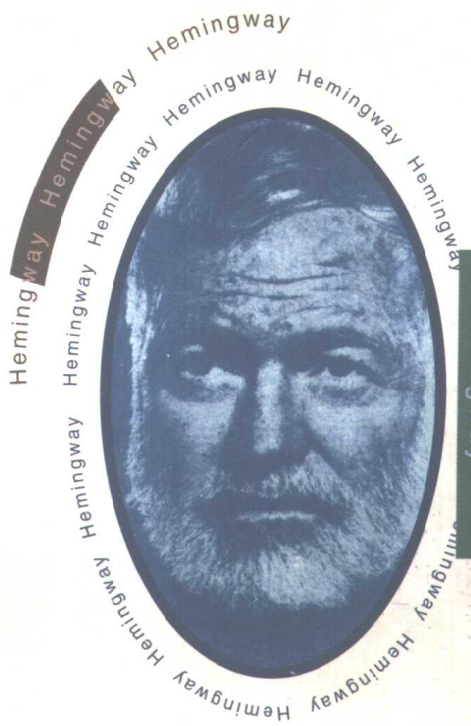




Hemingway

海明威

肯尼思·S·林恩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肯尼思·S·林恩 著

海明威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97-0130 号

Kenneth S. Lynn:

HEMINGWAY

原作版权归肯尼思·S. 林恩所有, 经台湾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代理, 版权所有人和美国华莱士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授予本社中文版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明威/(美)肯尼思·S. 林恩著. 任晓晋等译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1

ISBN 7-80109-187-6

I. 海…

II. ①林… ②任…

III. 海明威, E - 传记

IV.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0613 号

海明威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 北京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568 千字

印 张: 26.625

版 次: 199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Copyright© 1987. by Kenneth S. Lyn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allace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1987-1988

再次献给瓦莱里

“……我既崇拜又怜悯那位
伟大而又悲伤的人……”

(吉朋论卢梭)

译者的话

我们翻译了这本《海明威》，因为它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走出神话世界又步入了伟人行列中的海明威。

厄内斯特·海明威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几位著名美国作家之一。每当我们谈论起海明威，我们都不会忘记他曾经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表现过战争的惨烈和荒诞，描写过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沦丧和精神崩溃；不会忘记他所铸就的那种坚强不屈的“硬汉子”性格和既会豪饮、钓鱼、滑雪，又会打猎、拳击、斗牛的潇洒人生态度；也不会忘记他所创造的那种以“冰山”为其象征的极为深沉含蓄的艺术风格和简洁明快的散文语言。无论是作为“迷惘的一

代”的代言人，还是作为一个与笔下的时代超人早已融为一体的作者，海明威的形象都已深入中国读者的心中。他的作品，诸如《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以及众多的短篇小说等，在国内也是广为流传。

然而，我们所熟悉的海明威未必不是神话中的海明威。海明威也未必就能够真正地挣脱人性、阶级和时代的束缚而成为理想的代表、正义的化身、反战的斗士、勇猛的俊男和绝无仅有的杰出作家。人类需要神话，每一个时代需要特殊的神话人物；作家需要借助神话去推销自己，读者也需要用神话来抚慰自己的心灵。在爱好梦想的美国民族走入了世纪之交和本世纪的前几十年时，一直对他们倍加爱护和关怀的上帝已经死去，竞争和战争已经毁灭了一切理想、道德和价值观念，扭曲了人性，吞噬了人间温情。面对冷冷冰冰、零零碎碎、强存弱亡、身心无寄的生活，孤独苦闷、空虚彷徨的灵魂渴望着明确的向导，颤弱无力、麻木不仁的心灵呼唤着独特的强心剂，而海明威所谓的“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和直面悲剧无论如何要拼搏到底的男子汉气魄，正好为西方社会漫无目的、极度绝望的一群精神流浪者们展现了一线光明，为他们塑造了一个仿佛既风流倜傥又无所畏惧同时又是言辞干净利索、行动果敢有力的英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再为海明威是否有意在故作姿态而伤神，因为即便是海明威本人也必定为他自己所千方百计刻划的神话人物而陶醉而痴迷。他既是作者也是读者，他同所有的美国人乃至西方人一样也在寻找支柱与寄托。他必须用神话去征服读者和评论家，他也必须努力生活在自己营造的神话世界中。终于，他的现实世界和想象王国水乳交融，他的俗世之身与理想之体化

而为一。不仅读者从他和他所创造的人物身上看到了神话的光环和超人的面孔,就连他自己恐怕也有些辨不清他和他的
人物究竟是人还是神。平心而论,海明威的神话不仅是他个人的
杰作,更是社会大众内心欲望的对象化,它是时代的产物,是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生活哲学的体现。

神话给海明威罩上了圣光,神话也让海明威成了牺牲品。当人们终于有一天有意无意地将海明威放在神话的背景中去
仔细打量时,他那实际是由尘俗的泥土捏成的肉体当然也就
难免暴露出千疮百孔。他的怯弱,他的自卑,他的痛苦,他的
好斗,他的惟我独尊,他的小肚鸡肠,他的忘恩负义,他的大男子主义,他的为了抬高自己而贬低他人,他的野心勃勃而艺术
功力又有所欠缺,以及他那给人留下无尽迷惑的自杀之举,等
等等等,这一切原本常人见怪不怪的人性自然缺陷都因为放
在了神圣的显微镜下而显得不可饶恕。可怜的海明威在活着
时就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而吃尽了苦头,他的在天之灵若看
到他身后的评论家们竟然如此地亵渎神灵,想必是会失声痛
哭。

其实,走下神坛的海明威以及所有热爱和崇拜海明威的
读者大可不必为他的遭遇而悲哀。凡人终究是凡人,而重新
赢得做人的权利将会使他获得一种新的喜悦。从神话的天国
里坠落人世,海明威应该能够突然发现他自己的的确确是一个
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作家。无论是在现实中抑或是在小说
里,他都轰轰烈烈地生活了一回。虽然他不可能完全超越
自我,克服自身所有的缺陷,但他的缺点如同他的优点一样都
为他的成熟铺平了道路,促使他努力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用他的生命和文字激动了整整一代人和后世。他代表了一个

时代的精神，他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风。他以自己的思想和艺术，以他的敏感和深刻，甚至以他的弱点，以他晚年的悲观和宿命思想以及凌驾于其上的永不服输的个性，向世人表明了他是一个真正不同凡响的人，是一个真正有血有肉有韵味有灵魂的人。如果说人的最大幸福就是能够实实在在、自由自在地做一回人，那么海明威总算在他身后的传记里恢复了他本来的面目。

已经出版的海明威传记为数自然不少，由卡洛斯·贝克撰写的《海明威传》和由杰弗里·迈耶撰写的《海明威》就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这些传记无论是在评价的客观与公正方面，还是在把生平史实与文学作品对照评论的方面，都是无法与我们手头的这部由肯尼思·S. 林恩创作的最新、最独特的评传相媲美的。无怪乎这本评传一出版便获得了洛杉矶时报图书奖，被《纽约书评》誉为“近期最为杰出、最为引人入胜的文学传记之一”。传记作者肯尼思·S. 林恩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教授，出版过有关马克·吐温和 W.D. 豪威尔斯的著作。他所收集的传记材料翔实可靠，同时又把为作家立传与作品评论结合得非常巧妙，在文学评论的园地里再一次树起了传记评论的大旗。作为译者，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感到不仅从它的内容中获益匪浅，而且从其具体的写作手法上也得到不少启示。相信本书的中国读者也会有此同感。

本书的翻译主要由任晓晋（第二、三、六部）、胡孝申（第一、四部）和陈毅平（第五部）负责。由于时间紧迫，郭亮、陈平、孙进、邓中杰、魏玲、伍颖、郭梅、唐克胜等同志协助上述三

位主要译者做了一些初步的翻译工作。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们深知翻译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 无论怎样尽心竭力也难免错讹和疏漏。但我们确实是以再创作一部学术著作的认真和仔细来对待本书的翻译, 力求做到思想和内容的准确、译名和风格的统一、语言和文字的自然流畅。愿我们的读者在向我们提出批评和建议的同时能够喜欢并欣赏这部译作。

任晓晋

1997年5月29日于武汉珞珈山

译
者
的
话

5

088579

序 言

序

言

1

半个多世纪以来,厄内斯特·海明威的生活与工作一直是评论家们争论不休的焦点。对此,海明威本人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从他开始作家生涯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世人面前把自己展示成一位超人。无论是在发表的作品里,还是在社会活动中,他都摆出一副英雄的形象:一个酷爱体育和运动的硬汉;一位世事练达的记者;一名浑身伤疤的战士;一位西班牙斗牛的狂热爱好者;一位既擅饮烈酒又讲究生活的美食家。随着他的名气日盛一日,他的自我表现逐渐转化为一种如见如闻的神话,因为 20 世纪的人们仍然钦佩费尼莫尔·库珀笔下的探路人、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的船员以及倍受西奥多·

罗斯福、欧文·威斯特和弗雷德里克·雷明顿赞美的牛仔，对他们所代表的美国早期男性美德仍然怀有强烈的眷念，而海明威正好可以迎合这种怀旧情愫。有关海明威的神话极富有感染力，以致许多崇拜他的评论家们误以为他的作品只能这样单一地去理解，那就是：活着就必须具有一种至高无上的男子汉气概。

海明威的揭短者所持的见解正好相反。20年代中期，泽尔达·菲茨杰拉德轻蔑地告诉她丈夫：他那位富有男子汉气概的朋友不过是个冒牌货。10年之后，格特鲁德·斯泰因和马克斯·伊斯特曼在他们的文章中也提出了相同的指责。尾随着这些引起纷纷议论的攻讦，其他一些评论家们也壮起胆来嘲弄在他们看来不过是海明威借以虚张声势的男子汉气概，并以此作为武器猛烈地抨击他的艺术。他的作品是浅薄的，毫无真实的情感。他们说，他对女性没有任何同情。他或者将她们描写成祸害男子汉气概的淫妇，或者把她们仅仅塑造成性统治的对象。与此同时，对他笔下的英雄他却大加赞赏，赞赏他们身上的那种禁欲主义和勇敢精神，企图以此证明他自己具有某种其实并不真实的品质。

自1961年海明威自杀以后的这些岁月里，有关他的生命意义的争论一直持续着，几乎没有任何显著的变化。因此，对他的男子汉气概依然不改变初衷的顶礼膜拜者们大多认为，如果他的写作能力已经无可挽回地崩溃了，那么他自杀的决定实在是一种勇敢之举。而对那些最残酷的海明威的批评者们来说，自杀恰恰最终证明了他一直就是过着一种充满谎言的生活。甚至在一些视其为偶像的人们眼中，如此极端的观点也贬低了海明威的成就的价值。然而，几乎没有哪位读者

曾经想到应当透过偏见去探索一下那些或许可能超越争论的真理。

1986年的春天,为了出版一部海明威曾经花过多年心血但终未完成的手稿的缩写本,这种探索变得越来越迫切。因为,贯穿于《伊甸园》之中的那种超乎于性别之外的想象,迫使评论家们不得不承认海明威有可能并非是人们原来所认定的那种作家或人物。仰慕者和诋毁者对他可能都有所误读和误解。谨慎的评论家们暗示,这本书揭示了作者身上的一种新的情感。事实上,这种情感一直就存在着。从一开始,在他最好的作品中就浸透着更为敏感和复杂的感情,而已经僵化了的海明威研究却一直不肯承认这些有关他本人和世界的感情。

在一封1934年写给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信中,海明威表面上是在劝慰一位苦恼的朋友,实际上也是在谈论他自己。他写到:“从一开始我们俩就把事情弄得很糟,而尤其是你,在能够认真写作之前,肯定要大受伤害。不过,当你受到该死的伤害后,要利用这种伤害,可千万不要自欺欺人。要像科学家一样去忠实地对待它。”海明威受到的伤害始于他的童年时代。仿佛是有一只手在森林旁的湖面上拨弄一般,这种伤害的涟漪一直延展到他的去世。他对自己毫无把握,简直到了自我恐惧的地步。他只好写作故事,以创造和虚构相同情况的方式来努力克服内心世界中的混乱。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也许除了托马斯·沃尔夫之外,他比任何人都更习惯于借助艺术来再造他的生活。与沃尔夫不同的是,他的艺术并非是无拘无束有如洪水般倾泻的坦白,而是一种由他自己发明的独特的速记风格,一种有所保留的态度。这种有所保留的

态度归因于他是这样一个人：尽管他对自我的理解有限，他却努力想要探索、表达并找到某种方法来解决他个人的矛盾与痛苦。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想要人们感受的东西多于他们已经理解的东西，但是他也清楚，总有一天，人们会用一种截然不同于他活着的时候的态度来阅读他那些构思巧妙、制作精心的小小说。1954年，当他得知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后，他是这样对瑞典科学院说的：“一个人所写的作品，人们也许无法立刻就发现其中的某些东西，在这点上，对他来说有时是一种运气；但是这些东西终究将会非常清晰起来，根据它们以及作家所掌握的点石成金的能力的大小，将决定他是否能够青史留名或是被人遗忘。”

同样，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人们也许无法立刻就发现其中的某些东西。如果对海明威的作品予以重新解读可以带来丰厚的回报，那么重新考察他的生活也同样可以有所启示。尽管他的缺点十分严重，他仍然不失为一位真正的英雄人物。他的英雄形象甚至超过了关于他的神话中最艳丽的描述所能赋予他的风采。在《永别了，武器》中，通过弗雷德里克·亨利，他向人们宣告：“如果人们给这个世界带来太多的勇气，这世界就得杀死他们从而动摇他们的勇气，所以当然它就总要把他们杀死。世界迫使每个人都向它屈服，在这以后在被制服的地方仍然有许多强者在。但是那些不愿屈服的人，终究都要被它杀死。它毫不偏袒地杀死非常好的人、非常优美的人和非常勇敢的人。如果你不属于这些人，你可以肯定它也要把你杀死的，只是并不操之过急。”在这段话里，有那么一小段也许可以作为作者本人的墓志铭：“在被制服的地方仍然有许多强者在。”因为，厄内斯特·海明威是一位深受矛盾和烦恼折

磨的人。但是,从他的痛苦中他却创作出了本世纪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一些小说。

序

言

5

内 容 简 介

本书描述了本世纪最令人争论不休的文学大师厄内斯特·海明威的悲剧人生。作品深刻分析了海明威的家庭、童年和战争经历及爱情生活对作家的影响，着墨于作家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情节之分析，来映证海明威情感世界的矛盾冲突和曲折变化及其非同寻常的男性性格。

本书曾获美国《洛杉矶时报》图书奖。